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

重編古詩漢城章憺範公松垣文集十二卷　小山堂鈔本　汪魚亭藏本

宋鄱陽進士奉議大夫松垣章元徹實父之弟

元徹字少文，嘗入太學，歷任朝奉郎、知州通判，以論史彌遠為除賊，勒罷歸。其集凡疏、書、記、序、行狀、

墓誌銘及詩十首，前有傳，傳後附狀。按其表上曰：何以岳武穆不保，蜀中孫子由樂道之言，已不保焉之子孫，

與岳武穆家事田產闕于刑部，報父不共戴天，宗社之戎，公以樂積並不關，視刑以為義，靖康之變，臣子所不

忍言，東南全守，殺之天者，岳武穆之功也，我之國是也，今為保蜀者，其忠武精乃戒權，名將奉權安

於世奧國，以為殺衷以殺忠，天下不謹，曾有勤戒，如鬼神，猶世家，不足以稱天下者，發與岳氏子孫同等

明於岳飛者，一言之盡，聚心，異於大義，給公樣與岳氏之子孫報其仇，錄以上閱，飾論並錄，忠憲遺，衛

將攸據，□是□□[illegible]，以立其後，而在大約校自標，據將稱而識之。　汪魚亭藏閱書印

編輯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序

大士之操觚染翰雖重纂刻者僉謂之曰文不知此纖巧炫奇之文而非経世有用之文也惟我清節松垣公生而孤异卓犖不群動以古人自期許其氣概發于詩歌忠孝溢于肆筆雖不敢謂其文足以起八代之衰変五季之習然而遠追昌黎近紹歐陽其夙心也脱當時上遇

聖明之君下有冠冕縉紳司馬諸君子相與秉鈞

推挹升

公於 朝撕 公以素所縕藉者施於政事亦得

以任北門之捐輸而大眾所保護亦得以延旭中
之甲兵而邊疆無烽警則地洵
家天子之倚渡飢綏不振撫移皆下眾咸上悅附
已者指為忠良將之上立所已皆作為功宅非後
滯山林而不遷則逆議蜩俾翁長之地不生近
公獨以孤忠一身置生死於度外抗疏論劾逆之
奸則摘佞為之發姦偽真雕洪明之靜則正合為
之吐氣振揚善類則有取士之涂決斷大獄則有
忠佞之判雪冤卹之冤仲公論也明倫抑之議議
邊防也此公特、於世文章宜先用于

當宁矣孰意見忤時罷而卒老于丘壑也噫天命
已去勢不可挽大廈將頹一木難支厥後趙宋之
天下竟為左衽之胡元矣蓋成敗利鈍在武侯所
難逆覩者又于 公因是一疏有先知也千秋而
下有志措古者見 公之文章政事寧不想見其
人品而概然興起耶瀾也未學無知不揣鄙陋敢
綴言字於有約識者矣第因抄垣文集散亂闕畧
僅存什一竊恐其人而靡傳因遍搜遺稿編彙成
帙敘幹訂正付諸剞劂以代 公之海内以垂不朽云
嵜

皇明萬曆丙戌中秋月吉旦洪城後喬鳴鳳謝序

編刊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目錄

卷之三

記類

卷之四

記類

卷之五

寺院記類

卷之六

宮觀記類

卷之九

行狀類

墓誌類

卷之十

詩類

卷之十一

事迹類

事迹

□孫子孫語

□孫兄弟語

古簡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目録終

重編古歙洪城辛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一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辛元龍 震父手著

明 後裔 湄谷居士 鳴鵬淑古父編輯

邑庠生 進明晉卿父校正

鄉鄰處士 公撰型之甫仝編

郡增廣生 公揀脩 南叔閱

國珍

邑庠生 逵

鳴鵬

國學生 鳴鳳

庠生　逢明俊

鴻甲　遇

道　楢

永孚　全閣

復太

良代

奏疏類

論國是疏

寶慶二年（理宗丙戌）正月十五日朝奉郎知荊州通判臣李

元龍薰沐冒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惟國治

者尚遠猷、之不遠而可以言治者未也思患者貴
豫防、之不豫而可以免患者未也所謂遠猷防患
者要在消邊警除門戍而已夫國家備渡未攄纖
陛盡禍結哭邊土日蹙閭如豈仰可得言治乎可謂
無患乎 陛下御極初剛自啄行仰借創治至于尋
逆一欲尤甚、并真州又下鄒援有言甚誠忠也 臣
愀欲開啄一鳴 臣聞宣和宗欽崩康宗孫開城門開言路
開城門開言路開雖有嘉謀良策無所用之此當時
患也家士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今 陛下、紹求直
言 臣聞 陛下無諱前擬 臣得終日正言而無罪可

手臣惟今日之事有深可恨者有深可憂者有深可
惜者有深可恨者　陛下誰忍而陷之後而行之虐
幾台可行而忠可消矣何為深可恨金虜有憂盡流
四海沒我五王奪我元元首城之憾天下所歸嗣者
今所未有凡有血氣者而無戮於忠者不仰天拊心
而之血者也沐為國家之主寧無復仇之志乎鄠惟
高而農怨院遂北征時則諸臣中制而和以遂成瘉
韶班師而忠臣不保建大吾宗亦備虜志而就　憂僻
世忠劉　錡岳　飛既已無存當時之將又無足以勝人
任者故鉏獻正欲因易衣拊綏而中原遂至絕望言

之可為於邑也歷光宗寧宗二帝僥倖數人猶不得
伸儻心肖微以濟和急焉遂而邊境語騷迄無成
功說者非、以此事起時（當嘗）為奸臣罪（也）結習侂胄
罪誠可疑而開邊一事果亦可過自抑亦有足嘉者
特以拔復非其本心任將又非其人乍以取敗為可
懲耳乎今天適好述寓譏漫微曰者我輩嘗敗之于
大散關（在隴西鳳翔府 [illegible]為西府）敗之黨陽（在隴州 [illegible]州）敗之大
安驛而棼石頭于又石城盛迷藏浸金人求而弗
交此正上天亡金之日 常宗敗復之時也默于收
時送將依兵掃境大將豈寧德（自宇）澗淵（今任大名府相州）之

後而絕其和約明廣可成務百年未沉洩中原復入

版籍未可量也今中原既復則又當亟修內政文事武

備庶不共衆以防后日之患使彼藉和則為漢文帝

北境則為唐太宗若如是則代世之舉不為晚昔日

之憾而帕首既復雖有政圖以患不足當表式天仙

戎變地不退矣入不圖 臣 竊料金主不致年間必為

從和所藏金書既成纖細則後當撫中原一帶為

當境而我方退處一隅反是時而後圖之則雖百萬

進討 臣 恐勝負難必矣豈不晚哉語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殃此之謂也此其深可恨者一也何謂深可憂

中原淪陷、百年先民遺老淵乎殆盡、之祇熏染腥膻深入肌骨但知有夷狄不復知有華夏臣當分敎隨州（今兼縣學教諭）當書時侵館降民習戰刑學寄任者如總臣其微服以察其語言下究以擇其心志凡來歸之民皆迫于虐政之苛酷[illegible][illegible]無從解勉強歸順以為歲月倚望則延即與恢復與得返鄉守其土田而已則延既不能慰其歸附之心而廢之不得其所又不恤給其家多有望北而思鄉土因時而懷欲望者誅之則不可勝誅不則未免畢為肘腋處之患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臣使近城四面而不戒焉

之防必至於作亂而後已今此徒充衛迎君往、嶽
作細而翻洌杯醪再而溲則蕩一有雲為加其不甞
味欣大哉此其浮可覺右一四呵謂乎可惜今日閩
家之覺浮切于边陲之地而混亂婦响哇去秋有詩
西制伏陝彬回民作尾大應難掉今當文傷未由談
欲合山河大世界須憑兩貧小翻是一人知道怕居
外四海才能直在庭消蕩而陽公專計齐务然于作
威灵又此刷齐列之倂野元元禁而剏當边動而来
終只消驚脂乍因可欲戏党增材非元氣禹瀚總為
功夯茶洗生食浮恐能颶宣二詩之意切天今縱不

能大舉進討莫若用夷狄以攻夷狄則中國眾無所
費略無所損而得、可以坐收其功也其策安在 臣
广年居湖廣邊郡計之熟矣宜合襄陽棗陽隨州三
郡歸附人約有二萬餘一郡於三千三百人為一隊
一郡各十隊於一猶然世局百姓之餘十隊擇中國一
能將者統之各統先於一二隊厚犒之使入虜境攻
掠浮子女工帛盡與之餘三日發一隊各尋便道以
進三統一日之中共發三隊彼聚我散彼去我入虜
必大困罷怨奔走而不識當夫我勝則乘勝大振中
原有破竹之勢從之以大眾則中原不足復虜而不

足掄矢勝則靈致一歸正人而居正人未必不致勞
一二于人凡歸正人豈求于死也亦以致勞致萬、
而後死也假使居正人皆能于勞多之元氣初未嘗
動也況必死則生未必易能于勞也萬一多之九千
人以死而生遂捷獲靈則中國必可得志是所謂出
臧非元氣而禽獺投萬功也 且有此衆可以外臧殘
虜而今吳之行深可惜者此也河潞深可畏衆陽一
城其虜境方十有三里水路不通逆行逆料皆自鄆
中山路關開險阻則鄆諸郡之氏將逆憧、歲血帝
月混時而田野不得逆排掉之輩時節而骨月不得

遂盃酒之歡陰皆不資生產蕩盡愁恨嘆息之声佈
滿四野听不忍聞前者已亥而為省民畜者已逋而
為逃手更一二年則不面攸核易撤別為區処使之
關者以附必致盜賊作起啸聚山谷扼塞道路則光陽
雖有城而無料可守闕者絕有根而無民可逃孤城
豈不悲危哉且比歲敵兩聚于制伏隊賤欲以每歲四
月初以後九月初以前令棄陽之戰馬既扑于郢州
則一年可以省郢州逐件民口之半然光陽所省背
僅置購買倉使郢民御料于此地去光陽止九十里
而地皆坦夷每歲四月初以前九月初以後棄陽時

撥兵馬不妨演戰打照就青齊所屬撥入城一可以體陶侃運甓之意二可以因演戰教守成之利三可以省鄖州一年民力三之一制使銷匪以業甚切時務大可以寬民力而老陽人悱然安之能不知高淛西陸施行自有與欲不滿費盡則已無所恃阻道不行大發兵守边今藉民力民力既竭而不有之心生不有之心一生或致嘯聚山谷控阨道路則外來寧而內已憂兵與邪與孫成邪與守比其深可畏者一也深可恨者固催解夫所宰省虜掠日削民心日離尚可為也深可憂者固萬心夫所宰者此徒日夜思

蔫以圖治業尚可用也淵可惜者固執膺天所幸覩
豈未究用之必效尚可行也淵可畏者固剛愎天所
幸縱常執存不向之心忍不敢發尚可苟安也臣竊
陛下寬其所可畏以回困之今行其所可惜以張閩
之成物其所可憂以附開之悲追其所可恨以復國
之繇大四者天下之大務也當此時之急務也臣追四
任居邊疆之臣然股室四海未有豪傑之才可以任
此者必得其人而後可也觀唐肅宗以來天下
豪傑之士縱流于馬和之厥室醫和之以金玉於山
林之間至伏唐之天下更無一人可任唐肅宗好神仙道術也

士屢受三 用諸錄 今日倘中無人焉中無人豪傑之士必有所萬高宗必得傅說之賢霖然後可以中興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以形旁求天下得說于傅岩之野 文王必得渭濱之釣叟然後可以成周 文王為西伯時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而得者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 得太公望于渭水之陽相用以有天下 狄仁傑必得荊州之長史然後可以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唐武后時狄仁傑之為荊州長史狄仁傑薦之 為唐呂溫有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也 天人主不能獨任其智必合天下以成其智而後用之發明自任者德宗之所以取敗也剛明果斷排群議而任裴度者憲宗之所以中興也 昌必誠任命憲宗任裴度以求宰相其後進

言師左尉楊名欲謀復漢宋不能乃謀進与 博爾度以手然後其凡介見為其使所殺

陛下挾尉之謠已下能得天下之賢者心而所用

之使如峴山之羊祜 祜峴山在襄陽府晉羊祜鎮襄陽以仁德服人懷之

為從事中郎謂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然吳平之但祜以為所成以為周北方清湯伯陽

磨擁大梁則三蘇臂破而長征無尾大之患矣三秦

皆亡而今蜀無叉西之憂矣南狄可以制挺而撻中

國可以高枕而臥矣 臣再曰所懷者在往齊天下在

臣狀任援始略陳其四事如此 陛下尚不以小臣

之言不足採而垂用之則治不離亂患不離消中與

八

可日月訃矣 臣雍枕流漱石 孫子荊欲隱語王武曰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枕流漱石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隱于岩穴與

鷗鷺猿鶴伍亦古來太平之福也

滄谷居士曰予閱史見偵西山任予宗朝中詐乃

屢五事又曰縱細之閩城女真枕攝師之志在得

虎、之所交攝必從之成於陳公任理宗朝应諂

上言四事又曰今岩必為縱細所成金虜既滅縱

細將復昌熾戒方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閩之勝

負難必矣豈不既哉二公議論皆出一轍皆可謂

謀畝遠慮有幾先之哲矣

論取士法疏

宝慶二年正月二十日朝奉郎郢州通判臣辛元龍

薰沐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非因 陛下

詔求直言冒上封事專言選務亦敝也及儒館尚劉

行下太府刻布少限五日遵行已降詔書而訪求庶吏

之弊絕揣臣愚敢為 陛下推原天下所以多冗吏

之故冒死以上急有干處非 陛下俾焉臣聞稽頓

古者延士之科取士皆好才以羅孤寒之士近世公

道大壞但于科舉猶以孤寒之士尚可以延自白科

舉之外公道盡壞薦舉之法最為世弊苞苴賄行請

謁那何有勞若翱翔雲霄而孤寒之士限沉沙泥夙夜以思不可勝嘆矣今翰史何補天下者皆基于存擧之公道廢也欲爭翰史要去諸弊莫若而用試添廢淺如近士抄可以得孤寒之士而翰苑之風少革何也焉學之弊翰吏之源也舉劍隨音非勞力不能勞力非道直不動逆人來舉劍非有消要之書不可也來一消要之書施解物當于有纔而能入手由是士人大欧以心術熟趨于翰而寡廉鮮恥矣其求改獄也刻剥吾民以招罟其既改獄也折制吾民以求消出入之門致錯終身孔不敢麻受恩之多對射有端添

不敢守上下蹊求竄塞渠填官取其百吏取其千官取其千吏取其萬相持相制莫敢翫阿習以成風故出於明決者為人所嫉獨立者為人所忌如是而欲天下之有廉吏是漁于山而求魚獵于水而求獸耳故曰欲天下之有廉吏當自薦舉始薦舉廢而求試法使苞苴不行請謁不行則才能之士拔十可以得七八非如薦舉之拔十不得一二也何謂試法今薦舉之法每歲除四川外班引改官者凡六十有四人臣謂天下選人凡有六考者宜悉與之就試其差試官如省試法嚴為之禁察為之防與之試疑獄

一場試書判語一場試時務策一場非進士叅補者不收試非年未四十者不收試曾以貪贓敗者不收試曾以賦贓罷者不收試曾經五科不中者不收試凡試不拘人數每歲通取六十四人如此則士大夫知所以砥礪廉隅惟恐犯贓之不得試而貪冒之風不革自銷矣昔要無路可以賞苞苴而苞苴之風不革自消矣未改秩者不敢推剝吾民以投書已改秩者不敢推剝吾民以求償如此則廉吏褒甚其無貪吏褒悉其有哉試法一行非特試進士科可以羅孤寒之士如程顥之言而試改官之科又可以羅孤寒

之士亦如捏頤之言矣有協力者則計無由行無勢力者不患不显達無材能者其自無由進有材能者不患不見知如此非徒可以銷貪冒亦可以激昂学問心術日正和氣而日隆風俗日美士大夫各安其分而無躁進之心各安其業而無僥倖之望則貪吏影滅跡絶而廉吏布満天下非特可以去貪吏亦可以多循吏非特可以去謬吏亦可以多能吏其爲生民之福宗社之福莫大焉

劾宰相史嵩之疏

紹定四年（理宗）十月一日朝奉郎賜緋魚袋臣辛元

龍誼薰沐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恭覩

詔旨以惴仄之大節求天下直言者已懇切出于本心天下士民咨嗟流涕咸謂　天子英武聖神特盡托孚京之流有以禍之也壅遏下情使不上達致上天降災以警懼之而湯罷已則其具也協焉　陛下遇災而懼惕然若不能勝宗社之福也明主可為忠言如此而臣子陰拱悅死無也臣昨任罰伴出位有言大忤播首貫師敗盟榮亂排陷屢勒致仕臣竊居田里凡六年矣總數吹發可也唐虞事言懮求亂世乃行其史總然矣石吹令發言遂拙然之矣兮害附令發如吹之迹且然也而獻此之中尚不能無

憂國之心經曰天火為災人火曰火今京城之災其
天火耶其人火耶 陛下即位以來虛己以聽冢宰
政事務令未嘗不叅、民愛民而水火盜賊無歲無
之者豈亂班敗開而災殃陰陽者不得其人也若大
出於天臣知宰相獲罪于天人以天若火出于人臣知
宰相獲罪于人以災五行傳曰信道不篤或耀虛偽
讒夫昌邪勝正則火焚其加焉旬上而降濫炎妄起焚
宗廟燒宮室雖興師眾不能救之謂也火焚遠寺
相之戒凡二十有心乎天 陛下即位之初召用真
德秀魏了翁之徒天下延頸以望太平而曾逮百端

沮抑謗毀佞諛詐使　陛下信道不篤所以自迫秀梲
了翁洪咨夔胡夢昱華岳然而出之都處者以爲忠
脅胃者以爲庸污贓者以爲清望詠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汪江中爲彌遠鷹犬排斥忠良擠陷正直深
可寒心是破倒廉恥君子其權雁爲而求負寬謗大亂
昌邪則勝正火安得不大其正郎日者台州大水洊
没城郭夫水不於他邸而于台州者應彌遠居上台
之象而　陛下不知察也日者四明山名其山在浙江以名州亭
波衍城西湧納照台州之隱上行右宮口穴通日月星伏之人故名之人伏其私第而
彌遠不悟上天震怒雷擘其宇而彌遠又不悟害至

京城火災焚及宮府焚及民居　陛下減膳撤樂下哀痛之詔而征遼頑然不動其罪孰天矣　陛下念擁立之功縱德詞之誅而不知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陛下之所可私也征遼受爭告渥恩卒于罪之覬覦　陛下當有四海南為天子而曾不如公孫弘之識乎春秋時魯有所謂季孫于康宮之婦主孔子名丘之十歲時取說之宦而有之子立豹之庶子婼足以為則子而半有所賊者宋文帝之誅晃乎宋時晃徐象之湖地等廢其主義符而立文帝當竟討傅亮等而誅之　今京城之火凡數萬之家受其禍而征遼之私第獨保臣恐何者以將曰丞相無過敢天不使其廢以彰周公之德也臣以為

不然狝遠顯肯浮于四夷舉天下之財聚于一府何

啻千百億萬皆民之膏血也自狝遠嗣芑苴之所用

一兵動用一監司用一太守皆有定價萬取千焉千

取百焉上下交征剝生民之膏血以聚于一家天若

焚其第非焚狝遠之財也乃焚天下生民之膏血也

狝遠雖可誅生靈何罪焉故曰狝遠之第非誅狝遠

之第留生民之膏血也留以待　陛下散之天下以

除元元之厄也　陛下信於天誅旣行天討籍狝遠

之家如胡椒一物亦將百倍於元載唐元載代宗時以伏誅籍其家得胡椒八百斛例以其財而施之天下令其財之多寡以

減常賦之供則天意必回民心必回天意民心既回
則宗社自固矣何若自致遠為相信用奸邪而正直
不吐氣夷亂獄情而冤抑不吐氣賞罰不公而三軍
不吐氣賦役不平而三農不吐氣 不獲申則心鬱
鬱不遂無怨恨忿怨之心怨恨忿怨之積則足以上
干天地陰陽之和于是昊天震怒咎徵為水火盜賊
之禍甚烈宋球之火延燒數萬家江湖之水漲浸數
千里江浙閩尚之盜賊啟于百群嘯為而民忘其生
焚蕩州縣烝亂生民血流成川白骨成阜 陛下姑
息一彌遠使虐流天下 陛下要思我昔者堯舜之

四去各專一罪先罪狀臧賞之令殺逆無四去之罪

而又浮焉保而不誅臣恐天怒之災未已人怨之怨

雖任可勝道我蒼生之痛哭流涕亦且有如此之悲

者也夫三綱五常之任天下誅一不可闕亂逆其推

以求留　尊孝之付託話　陛下之威福仗天下知

有辜相不知有夫子則君臣之綱壞遏四代之喪義

起復之典是知有當皆之可悲而不知有親制之當

終則子母之綱壞以妾扶代稱爲大人父通制聞于

與政事潛竊差附則牝雞司晨矣而夫婦之綱坏舉

猶將而猶民財破契券而奪民田產浸而淤以成民

命則失其仁於將來而不相見謝歲月而不參假則
失其禮參於事金而不料其歐事金刑而比欲其和
則失其智盜戊之叛商背臨淄之歐將上則失其信
三綱而昧遠無其一五常而昧遠失其四將何以為
因我經佐胃之代戚僕卜寄之託順經綱戚之始壞
綱賊臣之覬伺經嗣將之跋扈而國脉賴存人命猶
因是豈天幸之多哉皆　聖考恭儉之德慈祥之仁
有以感動于天意有以固結于民心而已否則天下
非　陛下之天下天位的　陛下繼祚述之首以勤
天下猶祚述之家以明天下排負德秀魏了翁等以

慰天下然後斯臣之荷戴臣之身以謝孫逵之先明
火災自弭水災自消盜賊之災自息天意可回人心
可挽　祖宗之社稷幸甚兩浙之生靈幸甚
潘父居士曰孫逵之罪上通於天古所未有又
之旨我松臣以狀抗疏論之義義殆不容情之舉
孫逵無辭天且以疏詞氣雄大忠義凜然直言人
之所不敢言發人之所不能發今讀者能不地否
縮胸搖首却步也
右翁洪城姜清節公松臣文集卷之一

古杭洪城辛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二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松垣　辛元龍震父手著

鳴鶴　編輯

逢明　校正

書牘

上同知樞密院丘公書　寧宗嘉定元年秋作

竊聞老斲不遇巧匠縮手夜鐵瑤氣太阿冲出水境求端于草廬則武龍甘于長嘯而已自迫隙一朋日夜惕戒鄰臣室視深禦無策英雄慨惱搖剥書慎宝藏珠皆之可與言者嘗閱江湖與閨戶口烟影無

地可墾無田可耕散為遊手從者犯盜強者犯法已

命剔處一旦淵置配郡州縣以食把官盡為粧綃令

閭巷犯條序殺田無業謀榮求必之時焉能遑恤

為之聚落將語游景述縣徒所其後學大伏而實之

給之以田授之以兵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四隊為將

於有財者掌之貧則諸掌反從江者斷從無室家之

累有田廬之安而淡江之望從淡則懷土之心不生

內可以銷民害外可以固邊圉勤之以卹署堂之以

教閱不拔年尽為精兵散乎邑壘則學盜去則耕如

此行之初不驚民物乎而可以經綸國家萬世之利

日者不知出此徒、恐此後居邊鄙攘然不知伏習
伏愚從曹自有方略循學之可如耳元龍浪游高安
一第十年友朋泉石益只亡竭成敗壯信此業非昔
生室識人欲欲錫當路而度其求有所所用陷陝暗
投祇為從留執事以通世藥礬揣任摳府引領求生
曰其展我學將附鮮集而為執事開陳之所貴相知
以心道同則言不在諛而與否也施為似千鈞之努
磐利似百鍊之金其計之老天天明則日月不明執
事尚求其益勝一指之書趣其緒悉條其則必將有
補于萬分之一下冒永尊不勝北望戰慄之至

澗谷居士曰按丘公名崈江陰人隆興初登進士後掌相虞允文薦以自代光宗朝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常惜此曰生憐以救賊死當為猛將以破敵寧宗嘉泰之秋召賞同知樞密院事時擬恆公見開邊萬分序登田荒流民劇災憫生不測開邊漸啓方下逆亂然上書欲區處流民以寬剛實窮求則學窮去則排此正寓兵于農之意也一可以安反側之心二可以免逆耕之患三可以為一方之保障誠治世之良策也

上吏部侍郎彭公書　寧宗嘉泰間作

某卿國小人每執事不樂其業朽館諸門下俾與予
往遊扣與之意其學問有才見敢不盡心喜與開執
事之言曰由辰正小道伐訛縱丁邪注脈漢我洞大
哉言乎可以為君子行己之作天執事以緜介為人
下重望學養多的於以來蓋未有此肥遯緣野十年於
茲矣竊然曰無恍于古天下善指時為衹往伊尚同
志間有退惱執事獨知長重于生所守益固比者天
道既述青龍的復似是矜恢献豺狼之性險不可則
烏知其非以爲吾守也成此之時挑在霸啼若中旧
窺伺而肆志蛸言西無當矣嗟胼何及寧以介而賂怨

焉尚不失吾素也人之言曰公介之甚與執政例役
未為甚損抑不知安石與半是非走耳此甚一作多
易滑恐衒河開婦之不可自保愚闇古之君子非
無百爵之患而無風節之難執事有風節矣毋伏几
假之山虧于一簣小人之學也具匹夫之心固于介
輝于激以潔其身固非国家之利也而皆不受執不
吝听欲狂人有尋焉尋終不可有而人徒狂也伊川
曰敵玩事小失辦事大而况所陥可寧搆字可妙矣
翩其立仕嚴乎執事之求道心係以去逆彔征此小
人之幸也而小人必欲執事不渝厥守豈曰榮達有

命小人之所係擇也而執事則舌以小人之見不若
以淨實視之不為利回不為羨欲不為浮議所撓則
道愈重志愈確彼雖不偶不必顧乎誰觸復犯清議
小人昨有廬山之遊一病幾殆既痊又飲食有蕭節
四肢僅能步趨飲啄而過食焉解渴嚥稍飽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度飲而已處此非雖必得為難惟
執事是重圖之僭冒尊嚴不勝而慄

濱谷居士曰拙彭公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今屬
江西臨江府乾道年從朱熹張栻論學登光宗乾道
五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兼侍講寶謨閣光宗朝

甚矣道学宗倒天地言小人傷物之毀与鮮從背

等不合開禧中以宝謨閣待制致仕且学術正大

識論簡直與彦名夏国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

所难自偽学有禁名卿究鑑上大夫鮮有不変者

惟我松垣與予序交遊契分深求路雖持故以書

上之欲其守道不出依高自重以堅晩節厥後予

序始終求於時立冊亦松垣公崇石之言有以啟

之欲

上京湖制置使趙公論榆柳書（乙冬春旨）宝学崇甚之心平

伏覩使垣行下京西漕司札中明榆柳利害事甚近

因被撤提督殷桂花沈錦走邑境閒臨等處無非文具苟不能逃李帥机所見可謂切當矣惜夫見授之末大果切謂今日備禦急務有四一上策二中策三下策四無策何謂上策廣立海防何謂中策嚴備保障何謂下策長橋抒城何謂無策種木塩壁盡天下之勢一家之勢也今有人家主客際恩信素孚力為藩屏盗賊不敢窺伺上策也高其墻垣堅其門閭等為保障盗賊不能衝入中策也藩屏不廣保障不嚴左右有叢木森竹游賊之来伏兵作態迎敵出其不意掩之制之使之不敢深入下策也無藩屏無保

障無蔽木家村盜賊入其所望就後焚燒房户無策也今日边防之急正犹是耳何谓广立营務求明連之衰與復仇之義大罪分化僅境堅壁不移以為声援号召治边事宜明立措信得百里者予五千得千里者與五百封內不过千里取地多者許之支分子弟將帥使之自備糧食器械以進取則人貪土地嗜財爵数不蹈新手奮一可以當百、可以當千、可以當萬因任劍戈進取有人守禦有人如此則国家無一金一粟一兵之費而可以報當番雪祖宗大恥分封之上各盡死力保守疆土冀可以控制新式猶

計不出此而止以俾佗胥怪敢遂釁慫恿吹簸翅于
偷安則踞怨縱紐措城金帛而舉兵犯順則新兵之
因其降不可當台君吾相難欲高枕而臥不可得矣
台柔天亡之朝鹽沒可備之境上則威靈氣焰足以
與新兵之國相當相當則可以相制況台建附之候
又有以固台圍與非以中原之地委棄腥膻亂若與
之以附台忠臣義士仗之子孫世〻為台長城哉此
之謂廣文寫於此之謂家之上譬猶人家莊客碟居
恩信柔孚用為藩屏盜賊不敢窺伺是此何謂渠備
保障今日與城（今江夏陽府寅陽郡西 漢上郡上下曰民地行時）粟陽（今漢陽名 今名時）

屬襄陽府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光化（宋升名今屬襄陽府）信陽（宋升名今為州屬河南汝寧府）極邊之地皆有高城深池非襄郢之無所可
恃猜吾倉廩積吾器械陳吾士馬凡江浙閩粵二廣
有家之營運默從所其家前決于邊郡敵以姑圍保
伍攻守之法明以卹名目所之路則彼有猜兵勁卒
其力可以當今日略的大半之卒一若節制有所發
使之自守城郭而鄉名皆邊忠赤保捍以外應清野
以待之堅城以老之援兵以撓之使彼進無所得來
無所食不戰而自屈此之謂長備保障此之謂策之
中譬猶人家高其牆垣堅其門闔以為保障盜賊不

能衝入是也何謂長谷械阼外不能廣布分封以為藩籬乃不能措備兵食以為保障以致明將敗于深入兩此兩各有崇山峻嶺茂林叢竹可以藏各伏兵伏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草萊松栢滿山谷深險且谷交入其路伏之兵不可挽又不可馳馬不得進將不得避卒甲以兵當風斧前進阻于林退陷于沐聞風聲雀噪以為王師之至昔苻秦大破奔走得坐于肥水晉兵追之以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求救登寧于肖山大敗之其殘兵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至也此之謂長谷其械此之謂藏之下也譬猶人家藩屏不廣保障不嚴左右有叢林茂竹藏賊之來伏兵于中

奔然迎敵出其不意險之制之伏之不敢深入是也
何謂橦木坂塹伐閉隘狀木以為山寨狀木甚為緊
細竹骨不足以供一炬閉險之所既無陞援而旋伏
撫子梯蹇撒檯以成狀正號所謂擂此茶城進水不
救近火況摘梅之手非熟用熟毋不止以此而後台
民不寧其剛而先欲其害未深其力而先撓其心而
況於不能成其狀子在于坂坑鑿井從、不足以限
蠍蝦陷孫兵尤為可笑京山關王廟上門皆奮石為
城因險為門亦不過兜截吞嚙尖險憑伏吳寺亦行
見他處坂坑鑿井欲以陣賊二人相伯大吠北因備

約紛鄉鬼湖北諸界首所繫坑井扰爲可以大方咸

山名溪水（在湖廣黃陂府城北古成溪水出是門之入險）猶不足以禦子胥之

來（伍員字子胥父奢兄尚皆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爲吳將以伐楚入郢）采石長江

吳之（吳將當年伐楚前部當地大節諫戍吳地吳江[illegible]巴之所以南北之[illegible]）猶

不足以絕王濬之全（晉王濬以舟師入沔以伐吳）而此等鼠

竊狗坑可以禦強胡耶遂將把守孔道遂鄉置立關

石遂濱防截難嗔遍山窒塞以往此之謂極不拔塹

此之謂策之無也譬扰人者無藩籬無保障無叢木

茂竹盜賊入其所掠然後爲謂門戶是也用上策則

不必從事中策用中策則不必從事下策用下策則

不必從事無業制但明照事勢洞覺利害卓然當代
人物之材欲望於中剛柔兼閫上兼激昂忠義堅公
賞罰明彰信誓勿有反汙小戍則各異使之否則各
不知任剛柔和無一毫虧損何惟而不為也行此之
兼不見明效大驗則其一家倘可混浼雖陵嶸不足
道然愛家愛子孫之心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尚未
能大有為而將從事中兼則將卿秩上卒豈敢精
崇信義不可緩也向者息安府留居閒守城之士忠勇
如怨爭惻恍如餓下旺死事之士如光化軍之卿舉
表陽軍之辭厚則白于天子而旌表之如是則士氣

必大震宕氣必百倍硐人必不敢向下而收焉矣蓋
長驅及此而必欲畢力於下策則行下鎬邑凡平曠
不毛之地於迷惑淡漠去處用事馳騁之說庶種揭
柳務要成林應門隘路去處及驛程行路兩傍山
樹林太多一里不許採斫焉．令也主長春以見京
山關隘驛路並有外苑小林茂長養一年使可以藏
伏兵今或有所開林條而擇材木之柳大為可恨間
今以始明示約束不則長官撿驗知有所犯者嚴就
也勸斫罷論令則據乎不必禁攔乎不必搶待十年
之後而山林即成則舊根深潤生則叢長則壯不過

一二年使威茶林利洮人馬潞一止從無求明悟夫
道之柳遂民以捍人之向道振救民之流遂民以歆
人之侮咲匿匿管見做佈陂之干犯夯戕不勝戢慄
浜谷居士曰按塘以名方衡山人今属湖廣衡州
府方淳熙中举進士第知隨州时当以和戎求両
用兵家以扣信当向蹤兵方狀不煩当衍進将招
兵易戢守對兵亭棠湖易守山湖化制置伏知襄
陽府戎松陁公知公有為道當四米以徵中洲輸
柳利害方肥招撫忠義之士修抑城壁害知有脩
不敢犯臥治十餘年庵力無事民工樂業是亦公

策大有裨益之也

上李翰史公書

某江西一寒儒也昭以來第歷仕邊陲遭遇知己改

秩得邑當陽明公公在時又兩為諸司循例荷先帝不俟

終任屢擢撫此右郡于亂賊場皆大丞相之力也敢

布衷悃以伸愛戴之誠曰長亦不若別亦不叱惟大丞

相以同仲山甫之心為心而堅聽焉某自少讀書切

聞天尊地卑古今之常經名分既尊僕不可踰大丞

相功伐崇社名重保衡望亦光而鈞遊總者何尚大

下不待言今若説也請以君臣之大義為大丞相白

之曰者湖州（今浙江省）之叛議論紛紛，說無的勢當于人心切謂濟王固之當作也當誅扶人以叛濟王人扶以叛此理明、雖備大儒子所痴納是推代他之大德深察其本心能與之治葬亦可謂之忠厚矣皆漢宣帝既即大位而霍光後拘拌悖之後以貞抱加自明漢是何以處之耶（漢昭帝崩無嗣太后詔昌邑王賀入即位昌邑王既淫亂無度霍光白太后廢之立宣帝以昌邑王為海昏侯）此固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若濟王始者扶人以叛納是以漢處之亦所當也但開濟王當湖賊倫立之際知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有不可踰當力拒之而不從則人扶以叛

豈其本心非治自佚之匹矣其任朝廷必除其贈典可也必立其後嗣可也言者不能發管灼撲人以致濟王人挾以反徒自縊、大復何說雖然昔朱雲里檻今請上方之劍斬安昌侯張禹之頭成帝大怒以小臣訕上罪死不赦辛慶忌叩頭出血若狂直伏其言非固當容之叩頭流血帝意乃解今言者以成事而說以遂事而諫以既往而咎犯聖人之所戒大雖大謬也第如狂如狷素名于世如朱雲之狂直也辛慶忌所謂其言非固當容之也總治太過浮慰天下之士注、錮朝廷有於言之迹詳言之失定成數子之名

而非新政之威德也彼濟王猶生鍋此有私不覬覦
之心哉然也濟王既死彼何所覬覦哉但不逆旨之
軒耳主上聖明振飛汲汲於直言讜才之求而天下
喧傳直規洪明以直得罪以去遭斥非所以昭回有
史光明初政也政理來靈可觀將接迹述邪于化遊於
也天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大成帝中材之主也尚
能論過切治斯備以旌賢自安昌侯漢相之不足道
也尤能寬厚長者略無一語怨望以成明之世也有
昵寵之君若此有熱烈之相又若此豈可使谷直之
風不如成帝長者之風不如安昌哉如是則天手有

受言之德華相有色荒之量有不光明廣大歟若蹋
湖州之変舉天下皆知其為逆初不待智數人而
後天下知之也嗚情．致吳人不入欲望國家大度
無我量之容之伏例大一無行吳之名二無辯言之
跡大丞相之器然容德落世光景天星遊咏于野之
上雅未安一道求劉肖然以下愚使非收為佞擬洪
明之逆亂也哉．受而之忠此欲朝廷存其大体耳
日右已上休致之請非附託以為長當肯之也但雪
揣呂川州湖之変萬仞如吹而天下之賢才群憂國之
心不能自已也大抵貴要之言天下未必盡信而跡

賤小官毀任物外其言或可以取信于天下人丞相
行此之言陽託之書使僕翻足之舉借日月焉可也某
行年五十有八矣自知此書儻妄罪在不赦然人生
七十今相去無幾何與其多活十年與草木俱腐孰
若一言有益于國而自赴湯火百世之香也知之罪
之術伏候命謹犯威卑死罪死罪

黃山明叙其日元豐間東坡自湖州下御史大獄張
方平遂子恐上書救援口言其美偶以他故未上
東坡見其書吐舌子由復見之云宜兮兄之吐舌
也此書若上求死矣今觀松陵辛先生上蔡相

之書直而婉曲而平深得救援之體宜趙公師忠
謂皆上之後世居乎西重施行書之力也有功于
社稷知矣先生刑賞以是為賞罰陳賅劾其餘仕
於亡伴山林一書不入權門之所讎者今天適好
遂説其衆進而先生九京哭作矣悲哉
澗谷居士曰當時説濟王冤者紛、求有如公所
云濟王固之當救也當救扶人以救濟王人扶以
救只此兩語足為濟王晰冤而公是以非屈白于
天下後世矣

右穀平靖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二

古筠洪城辛清簡公松垣文集卷之三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 辛元龍震父 著

洪城後裔鳴鶴 編梓

道明 校正

記類

高安丈隱堂記

高安之式里廐於邑治西南約枕鳳山下（鳳凰山在治後相）（傳唐武德中僕射何守鳳凰集于此故名實因鳳新山川鳳凰嶺人呼）迫所之宦（音移至於）（以前鄉）向堂焉私謂與壇浸久且敝大台陳侯來年朽以堅前壑以擊堂既落扁曰丈隱豈嫡其所後秀咸

集屠元龍為文以記其鼎者白予記司馬壁以守土
石城間集屠火石尊書後共司馬所放浪于山水間
海樽中之淥吾輩之藻嘯詠風月憑眺予谢小時
及瓜除拱不可告事白予名居易字樂天唐元和中以為江州司馬意以正今任公
久天今得青山緣人中方風月直、乃謂不生以問遠江州部分九江府則白予所謂隱
謂司馬此與守丞職浮于閒放[illegible]水碧天可白鷗我
也非學君之學而負佐郡之寄情林壑浮以送去秦
隱幾何白予皆乎哉白予之側有歎論峻卿姿、匪
躬承庇九江方洋洋堂儼然白足時也草堂在香爐采居易所築
許云香妙峯北而道受予而迎其下幽人居默而宜風惘時有泚泌手姓白字樂天微其意何其隱于

日開合此欲焉征入明多陰陽之句寒江秋月異吞雲音感慨與悵有
離帝京驛青杉吾澀淚不介腹淚啼紅絲哭疾以金
庭王京之音宮端欣曲之孫依歌鳴歐成政歌那素
富貴行乎富貴宜也倘乃歆艷曰乎司馬九江遺蹈
可謂遠也已矣右之君子而窮而風山枕煙鳴而咏
嚴歎欲隱人耐官職[illegible]
隱王仲淹所謂天隱
[illegible]
[illegible]使其懲哉若大窮居水石而地
隱避迹市朝而名隱隱元龍等仙逝俟之所宜與閒

天台陳侯收齋記

高安道守陳岘宅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西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岩天不逢此山内有奇物刊于背上自瞻依玉洞天皇宫太微紫玉升仙而羣真也）之勝閱也為齋取坤上艮下象初之辭以題其額曰收余觀務與六所賦天台岩山海之深（尚當岫出也）富盡神人之壯麗侯樂之取而獨志于也中之山其知道乎陳代世登爵寘功在盟府侯年甫逾三十榮鑰監州符非若初之在下也反異夢優入杜陂循消浮天誰曰不可而當肯不能使之聲声勢不能使之諾者以天道之所益也道之所成人道之所好在此而不在彼

也天台之山躍峯奇拔上與天齊俛視群鋭吾有取焉是以宮、自居而視天下莫、已居天非而收一州必不能盡髮之偏[illegible]進而收天下必不無正偏陋疑何也天明則日月不明也為則草木不為然天非自明也以日月而明也非自為也以草木而為德之存焉者于與公之賦而切、于上順下止之初則議以天地之道自收也本明以臨巧以法而礼貴材然審要切磋琢磨之益以趨乎聖賢之經尊道性而道問學

極高明而道中庸則愈多而寡於物中庸乃道之光
明也道之上行天何有人間之出乎此非以接物者
亦為凡、重光方蒙昭訓當世而挽天之傾長戒首
斧則與僕、望僕而拜者等若然焉則陽全端乎當允協中書乎桃望學而
月欲聖人論君子之光終必曰卑而光明以巧言令
色失之凡表贅屑觸咲笑之病時亦然非以去表而
宗一剖豈以衆之所斷哉道上自衆則流于雜非之
所謂雜不可也謂以非為名而實曰卑道非知以雜
為戒乎予觀王昆于萌其心仗、州民之康不以為
功而名其堂以先隱如所代矣堂後種竹蔚松於檻

林之側一室扁曰四友則雪微風餐看高不改

如所自重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予之望也子以受

室之士見修竹孟今來依予為記始翁所闢于右者

從命之修竹之上望山之大秋雪之華皆之富

也日戌、得定迺以觀當為我候賦之

桂溪書院記　淳字岳之五峰冬着

桂岩書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唐國子祭酒幸南容

公之舊址也山之秋浮自桂陽迴至於德雲迷綠浮

並陂路成至于神童名山枝拱而清齊秀而疊一山自

右而左者如筋外蟠而溪一山自左而右者如帶上

有李酒處伏君祠在焉（即入山間）二塔兩山之間原也道而瀅水梁淸冽而草木數茂者即推岩也而斷澗以曲出岩背逸出千岩孰爲白鶴來徘于北嘗求神仙所宅慕山虎路于^兩峯谷酒之故居相宜也幽明晦變化丹青異狀皆雲卜峽山關館塔堂有詩曰賦以咸通七年（懿宗丙戌）中三丈拜中和二年（僖宗壬寅）爲太子校書郎家洗于卿而嘗隱白是巖矣手以嘉定年來（淳宋四年）叨膝道婦侍戊扶策拔閃閩擂唱然欲復舊觀爬剪草萊鑿山收任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啟小亭曰紫翠白紫翠过趣而行渠至于石松枝葉姿

婆清風閒生嚴、有鳴翠聲松下有小坡世傳癸酒

狀履所憩郁氏至今以春秋祀之路折而西青彬夾

道至於舊址闌蕙上芳竹柳歡雅園循桂百株結草

堂狀閒為命右山嶺耕有谷庵階有所益國周公名必

大[illegible]為人書偏曰桂巖書院復得

規公鶴山扁曰桂巖精舍[illegible]曰與諸弟卿書其

中間如以脈癸酒道佑底乎此名之不朽也按貴溪

中和二年二皆祠祀癸酒其先滄州青池人滄州今直隸

[illegible]尚嶽通天[illegible]為

中戊秋丞伯當國家高安之洪城里也里志臨滄州

後枕即勃海郡隋置山而高安其洪州名雪洪州江西屬邑

故柳子厚送婁酒婦使序謂勃海華君而狀深元和

唐年號穆宗姓蔡戡徐酒洪州人云

梅子真祠堂記宇字附信丁卯首

按梅福字子真漢成帝時人為南昌尉成帝使任

王鳳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上不納遂

隱于洪崖山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變姓為

吳市門卒人傳以為仙瑞州圖經載子真任高安

之崖安鄉旁有校山及梅仙祠

漢政不綱傳溢國柄上入大猾挽猾擲孫虬南昌梅

子真去官歸居谷今仍任歸修鳴府居州是上書言作弘肆飢切

谷嗣卑欣子真捐室家屑歌譔梵閣高風清節悅乎

流俗所至祥跡隱見人相敬畏以爲神仙去而見思

競立祠於邑仙觀北一山觀最所尚野、莊黃係趐

城西郭安八邑于佰昌御距大城時治四十里曰拗整于

真所嘗憩焉閒一水曰谷山子真所嘗學焉咸有拗

仙祠山有邑仙觀子真所嘗捉焉異高安所當有小

溪、有徐曰迎山西行六七百步曰谷田子真所嘗

田焉曰谷邑仙平里所觀舊為子真祠唐、学尚書

代其伐趙時所刊乃爲左手書而子真之祠依天尼

家開禧凡數百年未有訪其遺踪三千七月既望里

人陳鈞秋風吏履過余思古細而有林陰感陽故全

鉄為飛而子貞之風挾不聞于天下高山景行徘徊

不忍去乃登里人但子貞遺像祀之堂上論世尚友

以障顏淵家記于子善于子貞入皆痛哀而不厭言

而歟懷戚論之狄密列徐迷從而高喊遂舉之不污

生亦格據天而后名流風乃與天地無有終窮此視

試以取容苔于孫畸非尊太保則舊古凱得歎失哉

古今之時陳君乃深論遠于貞之間可謂誼也已固

賦古詞一章俾歌以祀其詞曰梅山青、白雲溪、

若有人兮暖裘玉瓔擁溪之滸白石楚楚若有人兮
風食霞醉春菊秀兮杖秋芳封丹鞠兮先生之故室
彼種竹之人兮曠世直風節之峻兮嶢淚嗟乎異代
兮丘壠存春兮當己旅梅山之祀兮悠久如天也

臨川吳公白瘦竹記

按臨川今屬撫州府，境有汝水，臨川憑汝水以
為邸

汝水之上有住士曰吳春伯種竹學大之也有簡如
削王若虛救揚與王相對名曰瘦竹大竹生渭川之
區於渡地浮掐根鬱樹底、脚拜百尺徐凌雲漢是

君子之居得其地而致崇於鄉者鮮焉若夫植之
開土脉膏腴滋成為敷而勿衛護、葺揉孤峙則己
子若居不过梁依于山林者稍焉求伯一脚之望少
佯號昌籥琴蓋嘗有志于渭川之竹矣抱節不凡與
世竟落、琴篇抵农訣藝嗣者一曲不渦婦嘗兼矣
范泰魯逸名空齋隱公日佛崇英太尊詩之助與瘦竹伍秦伯梁何心哉士
生斯世逢則伊尹周公容則伯夷叔齊杜少陵名甫字子
美平生志在致君澤民不得便爾而作詩自若至于
大瘦風霜侵其病骨歲月剝其吟鬚而少陵不改吾
操清韻高致風流千古其視渭川之竹樣依渭濱者

不變矣一絲碧瀾漢重九賜暴伯其故家四百尺竿頭俏進一步招提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史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釣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宋寧宗代良今晉

按三劉先生劉渙字凝之志尚高潔精詳史學宋天聖中举進士仕爲穎上令官至屯田員外郎以剛直忤上官棄職歸廬山與歐陽脩同年除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詩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子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之作壯節亭記蘇子由張耒俱有記以贊之又與陳舜俞劉愔爲騎舜俞作騎

牛歌和凝之為白雲老李伯時畫騎牛圖贈山谷
賦詩以美之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糲粥以
為食自號西澗居士年八十餘凝之子恕字道
原齠齔過目成誦未冠舉進士歷官至秘書丞與
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
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
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
先遂與之忤卒年四十七道原子字羲仲壯與長
于史學平居礪節操有祖父道風後以蔡京當召
為修史換封至京師時京以下並不造謁惟京不

復仕自馮浸浪翁闕山谷書跋後云刘子讀書于

藝無不習窮不可謂浸未見古人如不能得既見

古人曰吾求能如是不可謂浪耶求四十而學曰

夜進不可謂翁後卒于廬山

天下尊祀夫子而闕里苑焉則孔氏子孫之盖高安

三刘先生風節文章炳炳今古而不磨有祠在建

湾發秋谷萊郡太守李倫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

居基在鈞山草茶關麗之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怪紙

邑長于斯甫命吳山淨慈而寺立祠落以鄉飲酒礼

邑人敬羅微事刘氏子孫台荣耀焉不忘合君之四

息柯与剪吹居之茶燕解宝心田鉴而左列三祖右
像太史溪篁山芳渴潔拜桂工篁始走書求予文紀
歲月予方騎牛雪峽追陪先生高風而始仰洗刻代
子孫之蓋欣樂道而系之詞俾歌以祀其詞曰虚舟
兮浮世槩清風兮白雲為蓬水月兮隨寓醉衆醒兮
漸飄而鍾奮拍為岩兮澈脉劈翻而絲兮松肝為維
彤廬山兮傑眺低梓里兮烟雨深、茶新宇兮始痛
觀旅歸兮收宮坊滿兮牛背追光兮内醒

雲石亭記 宋淨實代作小序

高安之姓姿鄉有峰曰雲石屏上峰奕歷背峰指峰

然蘇屐谷惟栗麥惟酒賴于尚籍并豫章之新義唯
五百石籝而唯逆爲消長惡石以端債字秋然火麻新
文學能斷凡心十年以致人心從于謝利維所費皆
吾尚紹興乙卯公名字與僕要石新義值落之到者始
敗發于邵以纔開征徽之文易敵亡不得其所開稽
而發字小宗奉城簡公來類尚即士進書以利病唯便
僕新本朝謝武純名固出小秘閣魏公持節江右以日中
聚皆治嶽府石撒即帷氏使遠攝公酢門發通守三
山黃公攝郡事迫歸僕沒情爲要石得非蘇氏是以
知明年夏季黃龍司業之嫡以是秋並秋闈而登之

子應撫與治又明年貞公登太常第屬予記實右趣
以告來者介易爾來佛歸刻焉是為記

與溪屺瞻堂

婺溪在南昌府靖安縣安福鄉長安之陸有府
山松垣公塋母夫人熊代于上林忠不已道郡其
屺而立屺瞻堂焉
虎山之來重大有屺尚安李元龍登西其上而望焉北
西呼登瞻臨物傷懷音容猶在濡南風薰草時則動蓼
莪南谷之哀秋風搖、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
之感逆昔但存為梨酒流成血即欲穿刺繭之衣以

感歎水之徹不可復得勉為歔欷念四不見惟見其

壑耳四思罔極長紀有制、有盡而悲無窮悲杖之

山綿、悲溪之水消、其所以寓我諸孤千古之恨

乎

豐山寺祠屯田員外郎祠堂記 宋寧宗己巳通 復月首

當邵苑公條亂邑高安之二年政成化行琴堂 之子 曰成 父父而弟 出眾 人自 之才 卜 閣臧拔閱成右得屯田員外郎劉公凝

之故里于前豐城之振塘十里霧首屯田諱曾字遺

北界豐山寺之側寺故屯田所遊憩乃命擇于師誠

即法堂之西關故室立屯田像以祕書丞適京拚封

壯輿列祀左右因張丈所記之堂扁曰永慕扁以
綠千爐以蝸篇四月癸酉師誠以書上吾公求題挂
酒祠下與其族之高山學行徘徊竟日公元祐太史
之孫太史與道原熙寧中同處司馬溫公書局游之
則道原父壯輿其子也凝之於上官清穎非一日
下掛冠歸廬山廬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因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
吾於此又名匡廬其山有險乙寶字石澗口因名為甲室而方之曰隱也道原以直言排
王金陵安石往與褰裳去登要清風勁節寄足以砥柱
流俗自從匡廬故居無矣今作像之使鄉人知所敬
慕焉

均州馬明墳記

按馬明墳去縣治西北七十里自淡巳有墳在絕

頂遐畀祈祈𤘩多應

參網解紐望帳淅起灕祭馳多欽長史歷游列亭起

疊浦（今南直隸徐州沛縣）項羽起會稽（秦郡名今浙江紹興府）豪傑響

動盡合豫章（今江西）陳太乞奉徒蜀水之北蔡壇赴巘（音根山彤如登）以祭黃帝蚩尤繫于山之陽楚懷王送沛公

扶義入關天乙符其華後文之江里從下成陽（今陝西）

安陽（郡陽咸）王漢中（郡名今陝西漢中府）陝後韓劇擘羽將軍定燕

馬帝六年詩功剖符封大之馬明侯邑千戶祭文四

年裴謚忠侯子程襲爵薨無後除國柳里即其墟發
黄帝蚩尤嘗立高明侯廟以祀之凡旱疾疫禱祈如
響慶曆淸泉平二年新碑悉毀可辨歷晉而
宋婺々千有五百餘載且血食不絶非功德及于民
能于國家之辭俾歌以祀其詞曰發巃不守豪傑吟
延矣々陳涉呼從狗尤赤帝入關追及江里部尉繫
項將軍定漢裂漢高明丹書炳然礪山帶河永矢萬
年維明德之陰鴻水泥々侯之功兮鴻水不淡雖故
城之陰何山蒼々侯之功兮何山不蒼把酒天降其
學務前游允變勝敬吹龍楚渴薦兮散像芳奧狀迴

兮侯之堂與物須兮求響般民兮感懷學吾宗祚一

兮執生狀列氏之望

向昌羽子瑞桑古堂記

自適吾既綱流俗愈不知古不合于時好古尋矣學

予斷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循過者斯可矣天理以

機械之而還心以智術窮而見向昌明子瑞案帆於

質假為我逆古與冷更潑鐵漢鑽刻也小波瑕瑜踏好書取記也被書浸記

覽山向之古杖條翩然如凝雞鳴掌二一話一舒洞

臨肩古桑嶂居之西架小樓以藏書樓下扁曰吾古

天古大不嶷見矣知之何其學也書云學於古訓有

李三

呈

後次定歌詠制聲所以致其和自歌以制聲所以正
其心蓋為致君澤民而亦流於無聲息之為于古樂須
后天先哲參之秋實探原子之傳紫荊謂以繹形分翰子白退子字
此聞家有文詞之予遠記之禮樂予所以予說隱之予不之合恭庶原子
說先其家非正之之小秋遠學為遠相上之為以樂隱學之相紋内修言請古
之刀為悟以笑歸學東食其倒馬笑深明人道當詔語拜生為樂正其史中之馬太渝子綬以日傳
今之日所世字儕抑下矣韻其時樂往焉尚世詩文以明
明總開予其樂歟

淨慈寺屯田刘公凝之祠堂記宋淨慈寺僧惠定撰見月舌

屯田員外郎刘公凝之高安之很隱人登進士第仕

為猶上今以許上收備燬房山田於衆星之灣豢犢
為騎四十年忍餓如鐵石緬而光生學子齋示飲公
辭命自俑康叉寫緞於里之淨慈寺酒詩解閒歲月
經人而贊其詩試受爲風聆韻足以瀉耳開花野草
過者惆悵成都記公擇穌以葬送之依澤求字爲
也有筋道弱爽介伊余以公節之餘安得祖考立傳
于長無忘將之實俾後人悲其冰霜玉剛可以激懦
而作詩哉予今之為邑知所以長賢勵俗者有於行
公如此不其為我公代又代史翁祖偏字道明元祐
名賢也為政知所先矣遂有字茲焉耳屯田名淑

其子恕字道原神宗時以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

秘書丞死太史歿有孫五今乃三十有三年而公凌

來居屯田之囿氏從其不偷學于祖考獻工備予記

之因紀歲月俾刻諸石

揚大丞高遠閣記　宋寧宗在中秋月書

閣閣之地林宇連亘脈昌梁而不孤升高望遠非樓

閣不可高安揚大林麓而之奇而傳而公既閣飾以

偶俚益明之益精而資藏置西以窗中於而局於莒

循迴於游一登臨眺懷抱竟展嘉定辛未學宗四年乃相

其室之旁特創一小閣騎於壁飛上出曾空池閣壓

閒卻居士為綿綿可敬而坐荷山千岩黎翠飛舞北
磵華旅標峨峻崢嶸霄肯實之好碧參之目不孫矣
明年長倩予文以記夫棠亭臺榭能閣峰翠流月以
壯其邑之表於昔者隨於兵之乡為壯公泥時有熊氏
黄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人以有熊氏之開雍伯陽之居流
指而種古之功蹟蹟無窮有夜人有道為人語石不耶何病生而愈者種古
西塍若種二株數千間收十斛為脈多節山而闕有則公退之所以曰高遠
要不專任闕也

松巖文集卷之三